



1

老万刚从商店出来,就看见杨树下的男人堆里,站着个女人。老万的眼睛倏地就瞪得灯泡般。稀罕。老万心里嘀咕了一声,嘬的吐了烟蒂,糙黑的手在脸上抹了一把,靠在商店门边,歪着头,挑着眼皮,斜眼看那女人,扯着嘴角又嘀咕了句,稀罕。

女人呢,瘦高的个子,围着个灰黄的围巾,棉袄也是灰黄的,薄,旧,显得越发的寡瘦,淡淡个影子般,一股风就能把她吹跑似的,倚在一棵杨树上,茫然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车和人。

她干吗呢?等人?等车?还是来我这人才市场打短工?打短工,她能干啥?一个女人,稀罕。老万的牙缝里挤出了一丝不屑,看那女人也不过来,他就把肩上的黑棉袄抖抖,颠拉着一双毛茸茸的棉拖鞋,到对面早点摊上吃饭去了。

老万的商店在城关的十字路口。以前,这一片是城关村的村街。老万的商店在村街中心。是前年吧,先说是要扩路,村街两旁的房子院墙都叫拆了,没多久,又在村西劈开一条大路,说是要跟城里的啥大道连接,噱里啪啦的,又拆了二十多家房子。老万的商店也给拆了。没了商店,一半半会儿的又没个活儿,也不知道该干个啥。老万看着日子一天天地白了黑了,着急了。拆了的十字口呢,好像是比以往要热闹一点,车多了,人也多了。斜对面是个临时客车站,靠着客车站的土场子是个货运站,货车出来进去的,都要扬起一大团一大团稠浓的土雾。老万裹在土雾里,没有看来往的人和车,天天看,有啥稀罕的?老万在寻摸着他的挣钱门路。

老万在商店拆了的地方搭了个板房,又开起了小商店,卖啤酒面包方便面卫生纸毛巾还有假烟假饮料,算是重操旧业吧,又是在自己商店的老地方,村里呢,也就没人说他。十字路口看上去客流量大,车流量也大,可就是脏,过一辆车就起一大团的尘土,车都过去好半天了,那尘土还在半空磨磨着。小商店生意就没以前的好。老万却认为是这个店太小了。说起商店的小,让他挣不下钱,他就又骂起拆他商店的那些人。老万有老万的法子。什么法子呢?老万在他的小商店窗户边挂了个黑板,上面写着“油漆工3名,装卸工10名,搬运工8名”。老万在替需要人的公司或者是小老板找工作。老万说,这是他的“人才市场”。

老万不白干,挣中介费。根据活量,一个人一次抽三五块钱,看上去不多。老万说,人不能太狠心。可是呢,坐在树下等活儿的人不信老万只抽三五块,有人说,老万两头吃,给老板报一个价,给工人报一个价,工人工资呢,还由他发,他们给老万算了算,就是一个人三五块,一天老万要送出去三五十人呢,这样一算,有些人就不服气了,说到底是眼红老万动动嘴皮子就挣了钱,比他们流着黑汗出着蛮力挣得还多。

老万听说了,嘿嘿笑,说,好,这儿离了我,你试试吧。真就离不开老万。老万一天不在,那些人搬不下一宗活儿是小事,有货车来了,你要去他也要去,争抢得吵闹开了。而那些需要临时工的老板呢,也不想随便叫人,他

老万的人才市场

袁省梅

们认为叫的人不知底细,还是从老万这里叫人放心。

2

解方也在老万跟前报了名。解方左脚有点毛病,工地上的一块水泥疙瘩飞起来落到了他的脚上,把脚背和五个脚趾头一下就给砸扁了。脚吃不上力,力气活就干不了。在老万这里等活。他心眼活,一早来了,先给老万扔一包烟,也不是什么好烟,就四五块钱的吧,有时从自家地里捎几穗玉米几个萝卜,叫老万尝尝鲜。看老万闲下来了,就跌着脚,凑到商店的窗户口,一口一个老万哥,顺着老万的话,跟老万东拉西扯。老万呢,心里明白,是要叫他照顾呢。老万却心粗,有时想起了他,就照顾一下,有时,也忘了接烟收东西时的承诺,安排活儿,一急,看见谁,就喊了谁去。

解方看着就心焦,后来,他一来就坐到老万的商店边,坐到老万的眼皮子底下。有送卫生纸、牛奶、饼干的车来要人,他就跌着脚,不等老万张嘴,一跌一跌地上了车。

老万不高兴了。没有规矩了啊。老万心说。老万不理解方,只跟司机扯闲话,不松口叫司机走。司机着急了,给老万怀里扔一盒烟,说是该走了,店里等着送货哩。老万说啥,今个送不了还有个啊,怕明个没太阳咧?司机说,有太阳没太阳是个屁,有钱没钱才是个事。司机催老万说工钱。老万眼睛一瞪,说,啥工钱?

解方知道坏事了,他哧溜下了车,腆着脸叫老万哥。

老万歪着头,噙着嘴,说,有事咧?解方讪讪地,诺诺地,哥、哥地叫个不停。老万猛地吐了口烟,哈的笑了,骂他腿疼了,心眼倒多生了几个。

解方磨着笑,不說話。老万的气出来了,说,不跟你计较,是体恤你身单力薄的,还坏了个脚,有了轻省的活儿,叫你去,哪个去也是凭了苦力挣钱的你说对吧?只是这去跟去不一样,你懂不?没个规矩哪行?解方听出了一身冷汗。这里,毕竟是老万的人才市场,老万说了算。

3

老万吃了早饭回来,看那女人还在杨树上靠着没走。自己的这个“人才市场”开了三年多来,还没有一个女人来这里找活。她是来找活儿的?老万叫解方喊那女人来问问。

寒风里,女人走得急匆匆的,灰黄的围巾在脸面前呼呼地飞。人们就嘎嘎笑着喊老万,说老万哥先打一炮再说。老万笑得肩头的黑棉衣都挂不住了,一抖一抖地就哧溜掉到了地上,斥骂说话的人是一抖,说就是该叫你们这些个驴套上磨,看还歪个嘴胡咧咧不。

名字。王芳林。年龄。38。哪儿的。羊凹岭的。老万把这些情况一一记到了本子上,问到

家庭情况时,王芳林的脸红了,说,这个也登记?老万说,你以为,咱这是有组织有纪律的。王芳林就有些不好意思,默了半天才说,我男人在家,腿叫车碾了,一个儿子,正上初中。王芳林说,我就是赶着儿子星期天在家招呼他爸,出来找个活儿,平曰里,也出不了门,要过年了,买个啥都是钱,钱不顶钱,东西贵得要死。

老万听王芳林细声慢语地给他这些,就抬眼看了她一下,觉得这女人眉眼间嘛,咋有点东西让他心软。老万说,你看在这等活的,都是男人,要么是工地上的活儿,要么就是跟着车跑,上来下去地搬东西,你能干了?王芳林急得脸都红了,说没事,你看我是个人,也是受出来的,干起活来不弱男人,工地上砸水泥地拉石子打水泥,我都干过。

老万看着她干瘦干瘦的样子,心说,就你这样还砸水泥地拉石子?可他没说。怎么说呢?一个女人家家的,凑在男人堆里找活干,不到万不得已,哪个愿意?

吼,凶狠狠的样子呢?对王芳林呢,那一声吼里是有着柔情的,就像是兄长对待妹妹的不耐烦,霸道、粗涩,却有着温情做了底子,这吼声就不那么难听了,有点虚张声势、蜻蜓点水的样子。是存了心故意的照顾和呵护,话里话外都是一副做兄长的样子。

后来闲聊时,解方就笑老万是不是看上王芳林了,该抽的钱都不舍得抽了。解方说,你别说这女人还挺耐看,瘦是瘦了点,可是说话慢声细语的,有个女人口味。

老万就怵了她一口,骂他满肚子的坏水。解方呢,也嘻嘻哈哈的跟老万胡拉乱扯一番,又扯到了王芳林身上。解方说,这女人能受这苦,现在难找。老万说,这人,不容易。

以后,王芳林一来,老万就给她安排轻快的活儿,该抽取的中介费,老万也一分都不抽,都让老板给了王芳林。

4

转眼,寒假到了。王芳林天天过来,老万给她联系了好几家打扫卫生的活儿。可这天都到了上午了,老万还没给她安排下活儿。期间,也有轻快的,比如刚刚就有个给县城各地送奶的。老万叫解方去了,老万心想着给她找个屋里的活儿。寒冬腊月的天在外跑,多冷。

半上午时,有个胖女人来找个擦玻璃的。老万叫王芳林去。胖女人不要,说男人干活离家,她家上下下三层哩。老万说,你放心,她干活比过男人了,再说了,擦玻璃这活儿,要心细的人干。胖女人不乐意地把王芳林看了一眼又一眼,说,那工钱可要减些。老万黑下眉眼说就挣个下苦钱。胖女人扯扯下巴,说工钱给你?老万说都给她吧。

老万一句话还没落地,背后一个人冲了过来,指着老万的鼻子叫骂,骂老万那女人是你妈你奶还是你祖先你护着她。

是老万的老婆。老万老婆早听说老万派活时照顾王芳林,还不拿中介费,今天呢,正好叫她逮个正着。

老万看见跟着胖女人走的王芳林回头看了一眼老万和老万老婆,眼里呢有不安,也有惶恐,嘴唇动了动,却没有说话,随即,就扭过头快快走了,几乎是小跑步了。老万的心就颤了一下,好像是也不安了起来,是担心了。他回过头来一把把老婆扯进了商店。

旋即,等活儿的人们听见商店里老万和老婆的吵骂声,解方要进去劝架时,老万出来了。老万没事人一样呵呵笑,婆娘的小肚鸡肠,稀罕,就他妈的一张臭嘴,没事。说着话,黑糙的大手在空中指着人群,催喊着张三李四快上车。

第二天,老万没有看见王芳林。一个寒假,老万都没有看见王芳林。

老万还是跟以往一样,在他的“人才市场”忙忙碌碌地接待车辆、安排活儿。有时闲了下来,他就会想起王芳林,想她男人的腿不知好了没?她找到活儿了没?她的日子活泛点了没?过了年,到了春天,还会不会来他的人才市场等等活儿?他想起王芳林在他这儿等活儿时,倚在他的商店窗边,跟他说话上的凤凰山江山庙咋好,星期天时城里人都来爬山逛庙,说岭上的窑洞,窑洞没有几家住了,都盖了瓦房,盖了瓦房却不住,四处跑去挣钱去了。老万记得有一次,王芳林还说了岭上的榆钱槐花,到了春天,满山乱晃都是。王芳林说,到了春天,老万哥,我给你捎些个榆钱槐花,你爱吃不?

一会儿,老万又想王芳林男人的腿说不定早好了,好了,就可以出去挣钱了吧,还用得着王芳林一个人混在男人堆里等派活儿?老万想起王芳林不会来了,可能是这一辈子也不会见到了,莫名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上烦恼,那烦恼一生出来就像门边的烂拖布一样,一丝丝一缕缕都支楞的纷乱,这纷乱中,又有说不出的伤感,在心里澎湃着,又潮湿,又绵长。老婆在街对面喊他吃饭,喊了他好几声,都跳脚骂开了,他才听见。

老万噗地吐了烟,可眼前还是撵不走王芳林的样子。他扯扯嘴角,骂自己扯淡不扯淡,可是,走了没两步,他突然想起有个叫张大明的就是羊凹岭人,就高声大嗓门地喊问羊凹岭的张大明来了没?

插图:刘云芳

霍从来三番五次地打来电话,发来短信,明人心就有些软了。真如霍从来反复说的“毕竟我们同学一场……”是呀,毕竟同学一场,明人答应和他一聚。

霍从来走进星巴克的一瞬间,已提前到达的明人感觉他比20年前精神了许多,米色的夹克衫,蓝靛色的休闲裤,倒也显得随意和大气,与土豪模样似乎并不沾边。一直听说霍从来在商界混得不错,半大不小的老板了,有几次霍从来主动联系明人,想请他吃饭聚聚之类,明人都婉拒了,一则确实忙,公务缠身,身不由己,二则心里也有顾虑,这土豪同学找自己,不会没有目的。

霍从来读书时就是小混混,吊儿郎当的,成绩中下游,追逐女生的水平却是一流的,差不多一个学期换一个女朋友,明人看着都有点烦。在校时本来就不投明人,毕业之后更没什么联系了。接二连三的恩情,再不见一面,就太辜负同学一场了。于是,就约在星巴克小坐。

霍从来圆脸更加圆润了,微笑堆积着。明人与老同学握了握手,相互谦让地点了各自的茶饮,这期间,霍从来自始至终咧着嘴,目光逗留明人的脸上,那微笑和目光有点谄媚。与土豪的身份似乎并不相称。明人也只得微笑相对,并主动热情地与他寒暄起来。

霍从来圆脸洋溢着兴奋的光彩,他三言两语地介绍自己目前所经营的项目,有点小小的得意,但还努力克制着,时不时自嘲道,对您来说,我这就是小生意了。

“对我来说?我只是两袖清风的公仆,怎么能和你比呢?”明人笑道。

“哎,话不能这么说,你是同学中的佼佼者,衙门里的菩萨呀!”霍从来一脸认真地说道。

明人扑哧笑出了声:“还菩萨呀!亏你想得出这个比喻!”他想起在学校时曾经给霍从来起过一个外号,叫霍和尚,有时还故意把霍字念岔了,念成“花和尚”了。眼前的霍从来依然胖乎乎圆脸,剃着一个板刷头,那模样与和尚似像非像,让人好笑。

应该说,最早的十来分钟,霍从来是专注的,他和明人交流着,目光也是迎合着明人的言语表情的。明人并不自在,他和霍从来交流也是不卑不亢的。老同学,尊重是必须的,何况多少年没见了。

明侍应生把咖啡端上来,手力重了点,小勺子里掉落在桌子上。他连忙致歉。刚才还一脸谦和的霍从来忽然沉下了脸,说话也毫不留情:“依哪能搞的!开啥小差!”小伙子嗫嚅着想解释,他不由分说又扔过去一句话:“依当阿拉是穷瘪三,勿会付钞票呀!”他还想骂,小伙子歉疚地说:“我给你换一个。”转身走开了。霍从来还在骂骂咧咧,明人心里掠过一丝不爽。

侍应生拿来一个勺子,小心地放在碟盘里,连声说:“对不起,真对不起。”

“不要说了,走吧走吧!”霍从来像赶苍蝇似的驱赶侍应生。

霍从来虽然在克制着,不托出他的意图,他当然知道明人身居官场,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他这么邀请明人一聚,自然不是仅为了重叙同窗之情。但他表示过不给明人添麻烦的,因此也不想贸然直奔主题。明人则把这看成是老同学20年之后的一次相逢。往昔今日,生活职场,皆成话题。

明人觉察霍从来眼珠子,不似刚进门之后凝神专注了,有时盯着明人的左后方,眼神流露几分暧昧,明人也不经意地朝左后方瞥了一眼。原来那里有一位年轻女孩独自坐着品尝咖啡。他读出了霍从来目光,那是20年前就经常看见过的,用三个字可以概括:色迷迷。

从店堂里又走过一个女孩,他的目光又追随过去,还似有似无地朝人家眨了眨眼。明人悄悄给了他一句话:从来没变。霍从来嘿嘿一笑,收回了目光。但之后,目光又从明人这儿游离开去,定定地凝注于门口,店堂里又走进几位窈窕女郎。

又闲聊了一阵。忽然,对面的霍从来两眼又放起光来,目光直直的,人也禁不住站立起来:“是,是刘,刘领导,太巧了太巧了。”他自言自语着,向明人说了声:“对不起,稍等一会儿。”便脸上大放光彩,堆满了笑,谄媚的笑,奔向进入店堂的一位中年男人。传到明人耳朵的是惊喜而又肉麻的一声欢呼:“刘领导,太高兴碰见您了……”

五分钟后,霍从来还没回来,他正坐在那位刘领导对面手舞足蹈地述说着。明人悄悄地离开了,只在桌面上留了一张便条:“单我已结,同学一场。”

是的,同学一场,有的同学,再见就只这一场了。



Advertisement for 'Selected Novels 2016.1' magazine, featuring a cover image and details about the publication.

Advertisement for '优秀作品' (Excellent Works) magazine, listing various literary pieces and authors.

Advertisement for '朔方' (Shuofang) magazine, listing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and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